

那一點櫻桃紅



黛西札記
李夢

張藝謀執導的新片《滿江紅》，無疑是今年內地賀歲片市場的當紅之作，上映六天，票房已突破二十億人民幣。成功背後，不僅有易烱千璽、沈騰、雷佳音、岳雲鵬和張譯等一眾知名演員助力，更有老當益壯的張導近年憑藉《懸崖之上》《狙擊手》等好作品不斷夯實的口碑和影響力，亦在相當程度上預告了疫情之後內地電影市場復甦的希望。

懸疑加喜劇，反轉又反轉，一氣呵成的剪輯加上恰到好處的家國情懷渲染，讓這齣時長近三個小時的電影很難不成為話題之作。全片最末，眾將士齊誦《滿江紅》，熱血真張，似乎也將疫下三年你我曾經歷的困頓和委屈，一嗓子全吼了出來。對於劇情、布景乃至演員演技的分析已有太多，我在下文中，單就談這部電影的配色以及張氏電影獨特的色彩美學。

出身電影攝影師的張藝謀，早在一九八四年上映的攝影處女作《黃土地》中，便顯露出他對於色彩的獨到審美。瓦藍的天空，褐黃色廣袤的土地與女主角的紅棉衣，形成視



▲《滿江紅》影片中的紅櫻桃。 劇照

覺上的鮮明反差，而紅色亦成為張藝謀此後影片中屢試屢新的色彩。在《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為中國電影打開國際市場的張氏影片中，常見大片的、極致的紅色；在他成名後拍攝的《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紅色與金色、紅色與黑色的大膽對撞，更不斷挑戰觀者的視覺體驗，也為電影敘事和情節推介增添力量。到了《滿江紅》這裏，張導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渲染片中的紅色：他摒棄了大片的、張揚的呈示，轉而以克制的、點到即止的手法，以少勝多，反而更讓人過目不忘。

《滿江紅》全片使用了大量的黑色與深色：宰相秦檜府成片的黑瓦與黑牆，親兵統領與兵士的黑甲，營造府內封閉、壓抑且險象環生的氣氛。紅色的出場並不多，一處是義士馬夫劉喜的女兒桃丫頭送給男主角張大（沈騰飾）的一顆櫻桃，另一處是張大心上人、舞女瑤琴鮮紅的唇。劉喜、張大、瑤琴在宰相府隱忍多年，生死關頭寧捨性命只為換得《滿江紅》流芳後世。櫻桃下酒，紅唇佳人，本是俗世生活人間煙火，在刀光劍影的年代，竟成了罕有與稀珍，也是心懷大義的人們拚盡全力護衛的愛與理想。這黑暗中的一點紅，格外奪目，是全片的點睛一筆。

舊夢不須記？



HK人與事
周軒諾

香港以前有一首粵語流行曲叫《舊夢不須記》，由黃霑包辦詞曲，雷安娜主唱。歌曲旋律悅耳，歌詞言之有物，聽兩三次已經令人琅琅上口。《舊》部分歌詞如下：「舊夢不須記，逝去種種昨日經已死，從前人渺，隨夢境失掉，莫憶風裏淚流怨別離。舊事也不須記，事過境遷以後不再提起，從前情愛，何用多等待，萬千恩怨讓我盡還你。」

很多人都說人要向前看，說逝去了的都已逝去，說不用緬懷過去。可舊夢真的不須記嗎？諸位一覺醒來時，不是都在回味夢中經歷的人與事嗎？我們周遭的人，又有哪一位是不記舊夢的？不過話說回頭，某些人的確記憶力有限，不是他們不想記舊事，而是腦袋裝不下，想記也記不了。

又好像家母所說，舊事，記到便記，記不起的，毋須強迫硬記。她說眼下已經忙到不可開交，哪有閒情逸致去記某人畢業幾多周年、某歌曲面世多少周年、某球隊奪冠多少周年。她認為管好自己哪幾天要去醫院看病覆診、哪幾天要幫忙照顧孫兒孫女、哪幾天要到姨姨家幫手看門、自己家當和銀行存摺放在哪兒、緊急求助電話號碼是什麼、熱愛至親出生日期這堆「重要事」便可以了，連自己生日也不須刻意去記。想想也不無道理，對她老

人家而言，眼前的事（即是迫在眉睫的事），就是最要緊的事，舊夢，她確實不須記。刻意記着八歲、十八歲、五十八歲時發生的往事，對她解決面前的瑣碎雜務於事無補。可是對我來說，往事並不如煙，已經發生過的事，不管好事壞事，都有其意義。拜記憶力不錯所賜，很多歷史片段我都記得。三十多年前，外公曾在賽馬會贏了「馬仔」，彩金達七萬港元（三十多年前的七萬元算不俗了），特意在沙田禾輦邨一酒家宴客。去年聖誕節，我跟幾個姨姨、舅父提起這件事，他們竟無一人對此有印象，四姨還打趣說：「你阿公鋪草皮都唔止呢個數啦，記呢啲。」故此不記舊夢舊事，真的因人而異。

一代球王比利與香江音樂大師顧嘉輝月前相繼與世長辭，他們的傳奇一生和輝煌成就，又需不需要記？不重溫舊夢，怎了解偉大人物的經歷和貢獻？怎吸取有用的價值和經驗？所以我也跟學生說，《舊夢不須記》的確動聽，餘音裊裊，但聽聽就好了，舊事，該記的還是要記，若果不回首舊事，你們哪有素材寫東西？

但我也要承認，記性好不一定是好事，須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難免會遇上一些心碎、哀傷或恨錯難返的事情，例如災難、慘劇、至親去世、感情破裂等等，每想一次，每痛一次，這些情況下，愈善忘便愈好。

總而言之，好夢，必須記；噩夢，不須記。

漫談建築



自由談
殷楚紅

不似其他諸多專業，所學與所從事行業時常出入甚大，每每被問及入行年資，大抵從第一年工作計起，若有轉行，則更為複雜。傳統意義上的建築行業則不同，從本科踏入所謂「建築學」的第一天起，很多人就不覺開啟了一項終生的「事業」。還記得當年在台灣誠品閒逛時購得的漢寶德先生的《給青年建築師的信》，年少懵懂，讀着先生樸實平和的文字，對這個似乎和科學、藝術、歷史、政治、社會、商業有着千絲萬縷的奇妙學科產生了極大的好奇。本以為既然寫給青年建築師，必是特指我們這群初入茅廬的菜鳥，後來才知，既是「終生的事業」，四五十歲的建築師也不過事業未半，仍是爬坡摸索中的青年建築師。在建築師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諸多或成功或失敗的建築作品逐漸「凝固」為城市的一部分，初入行的激情褪去後，支撐建築師的信念又是什麼呢？

除了少數明星建築師在業主的極其信賴

和仰慕下能充分地將建築理想付諸實踐，多數普通建築師仍在商業社會的效率至上的宗旨下謹慎而艱難地做着建築實踐。曾有學妹問：現在AI技術日新月異，縱是十幾年前炙手可熱的商業平面設計，計算機也可以在短時間內通過「學習」無數的參考平面圖而得出基本合理甚至所謂的「最優解」。那麼建築師這個職業是不是也會很快被淘汰？畢竟只有極少數的明星建築師才有將天馬行空的設計想法付諸實踐的幸運，大多數的普通建築師終其職業生涯，都是在某種意義上的重複中積累經驗、趨於成熟。

聽到這個疑惑，只覺一怔，曾經幻想要設計出像Louis Kahn的建築一樣具有神性，直擊心靈的作品的我們最終竟也要淪落至此？疑惑久久縈繞心頭不得消散，直到某天和一位從業近二十年的前輩閒談，才無意中得到感悟。故事是，在他參加的一場葬禮中，人們一一和棺中親人做最後的告別，舉辦儀式的大廳中一側是整片的落地玻璃窗，窗外不知是堆放的雜物或是其他，但作為建築師的他則會想，如果是他來做這個廳堂的設計，是不是會考慮到沉浸在失去親人的悲

傷中的人們路過這一片巨大的玻璃窗時會期待看到什麼？什麼樣的設計會在那時那刻給人們些許的慰藉？什麼樣的空間體驗會減輕人們些許的痛楚？這是冰冷的計算機感受不到的血肉軀體的切實感受，這不只是經驗的累積的直接結果，更是建築師作為鮮活生命的設身處地。一瞬間，一股暖流驅散多日的猶疑，建築設計的意義正在於此。

基於一個抽象的意義或意圖，建築物的設計始於二維圖紙包括平面圖、立面圖和剖面圖等等，有時輔助以三維模型使設計更為直觀、完整地展現出來。其中，平面圖較之其他圖紙又更為重要，在一張白紙上因為一道道分割線從而塑造出空間，有大有小、有收有放、有開有合，又因人不似鳥可在三維空間中自由穿行，受制於重力和造物主的設計而只能貼地表行動，因此，平面圖中的每一筆都對視線的引導、空間的組合、動線的組織都至關重要。時常畫着畫着會進入一種遐想的愉快境界，拿着畫筆的建築師彷彿也在勾勒一種理想生活。

始於生活，高於生活，歸於生活，每個建築都是建築師最親愛的孩子。

時光隧道



▲英國湖區的蒸汽小火車。 資料圖片



英倫漫話
江恆

如今習慣了搭乘高鐵、日行萬里的你，還記得拉着汽笛、噴着白煙的蒸汽火車嗎？雖說它已退出歷史舞台，但其氣勢萬鈞、滾滾向前的形象深入人心，我在英國湖區（Lake District）就找了屬於蒸汽火車時代的記憶。

那一年夏天，經過幾小時的車程我終於到達久負盛名的湖區，雖說下榻之處已滿是秀麗風光，但比起整個湖區的景致，乃是小巫見大巫。在湖區築有「鴿舍」（Dove Cottage）的湖畔詩人華茲華斯，在他的名作《水仙花》中寫道：「金色的水仙花迎春開放／在樹蔭下，在湖水邊／迎着微風翩翩起舞／連綿不絕，如繁星燦爛」，那仙境般的湖光山色躍然紙上，也難怪《國家地理》雜誌將湖區評選為一生必去的五十個地方之一。不過，比起華茲華斯的湖畔故居，乘坐英國家喻戶曉的蒸汽小火車更讓我心馳神往。

走進位於雷克塞得小鎮（Lakeside）的始發站，映入眼簾的便是英格蘭最大天然湖——溫德米爾湖，車站依湖而建，遠處層層疊疊，湖面白帆點點，海鷗在頭上盤旋。未待細細品味，鈴聲響起，火車即將啟程。步入車廂，濃烈的復古之風迎面撲來，伴隨着車身緩緩前行和有節奏地晃動，耳畔傳來那熟悉的咔嚓咔嚓的車輪聲。一路上草原、山谷、牧場綿延不斷地從眼前劃過，望着窗外那一派田園牧歌，真是車在景中走，人在畫中遊，恍惚間好像穿越回維多利亞時代。

大約半小時後，火車徐徐停靠在海佛斯威特小鎮（Haverthwaite）的終點站。踏上站台，四周白色的蒸汽煙霧繚繞，身着老式制服的列車員在揮手道別，可人們仍沉浸於那美妙的旅程。湖區蒸汽小火車的最大魅力，就在於其獨特的乘坐體驗，它將古老融入現代，讓你身處其中如夢似幻，就像作家JK·羅琳筆下的那趟霍格華茲號蒸汽快車（Hogwarts Express），搖搖擺擺地往返於倫敦國王十字車站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和活米村車站，噴雲吐霧地穿越於山谷與田野之間。

人們常說，既然來到工業革命發源地，怎能不去感受一下曾推動人類文明進

步的蒸汽火車，顯然湖區蒸汽小火車之旅，令人不虛此行。根據資料記載，這列火車誕生於工業革命時期，是專門運送當地礦石和木材的，雖然初期運行時僅僅二十英里，卻已遠高於不足十英里的航運和畜力。正如「火車故鄉」曼徹斯特的火車博物館館長所說，學徒工出身的發明家史蒂芬遜設計的第一個火車頭，就是對煤礦場牽引煤車設計的，豈料竟因此改變了人類命運。

隨着英國掀起「火車熱」，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城際鐵路通車，到五十年代中期主要鐵路幹線完成，火車成為英國人長途旅行的首選工具。比如一八五一年召開的倫敦萬國博覽會，為一睹以玻璃為主體搭建的「水晶宮世界」的風采，乘火車到倫敦的人數激增近一百五十萬，創下人口流動的紀錄。如今英國沿用的仍是在當年基礎上的鐵路網，又將地鐵和輕鐵等如蜘蛛網般交錯在一起，只是很多設施已相當老舊，但因缺乏足夠財力而無法更換。

對於英國當時興建鐵路的狂熱，作家狄更斯在小說《董貝父子》中這樣描寫：「鐵路旁建滿了旅館、寫字樓和公寓，到處都有鐵路規劃、鐵路圖和鐵路景觀，連包裝紙、瓶子和三文治盒、時刻表上都印着鐵路的標識。鐵路附近有馬車站、街道和建築物，還有形形色色的人們依附於鐵路生存。」當火車成了大多數人出行的工具，也難免發生意外，狄更斯本人就經歷過一次火車事故，並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以至於他在後來的作品對鐵路

發展給予了不少負評。

據《狄更斯傳》中記載，當時他乘火車從外地返回倫敦，行至一座高架橋時，正在進行維修的工人因人為失誤，陰錯陽差地將鐵軌移開，導致火車出軌並從大橋上掉了下去，只有一節車廂幸免於難，而狄更斯就坐在上面，得以死裏逃生。他後來把這段「鐵路驚魂」寫進了短篇小說《信號員》，裏面那個幽靈就是事故的受害者。狄更斯也因此一直飽受事故的困擾，之後他在乘坐火車時還會出現幻覺，甚至不能忍受倫敦大街上馬車的聲音。巧合的是，他在火車事故發生的第五個紀念日去世。

火車旅行也成為許多英國文學作品尤其是推理類小說必不可少的情節。比如在柯南道爾《消失的特別列車》中的福爾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命案目擊記》中的馬普爾小姐，以及《東方列車謀殺案》中的大偵探波羅，都是偵破了與火車有關的疑案。影視作品中也離不開火車元素，包括哈利·波特、〇〇七系列和帕丁頓熊等電影，而兒童動畫片《湯瑪士小火車》（Thomas&Friends）更是以蒸汽火車塑造了一系列經典卡通形象，深受全球觀眾的喜愛。

實際上，包括倫敦、沿海城市等英國許多地方，都有類似湖區的蒸汽火車旅遊線路，有些更是知名的影視取景地。正如倫敦大學教授約翰·穆蘭所說，當坐上老火車，有如駛入時光隧道，穿行於記憶與現實之間。



市井萬象

綻放大館

即日起至二月十二日，中環大館舉辦「綻放大館」活動，以立體投影結合三大主題：抽象幻影、幾何形態及霓虹元素，為其檢閱廣場換新裝，帶來絢麗多彩的匯演賀新春。

中新社